

I 童年彩繪·不同凡響

公學校三年級時，金火第一次在圖畫課上看到陳英聲老師所示範的水彩畫法。他看著老師拿起畫筆，沾沾水、沾沾黃色顏料，接著在畫紙上刷了一長筆；剎那間一道鮮明的黃現身在畫面上，而且隨著水氣的流動與暈染，那道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黃竟有了生命，時而濃時而淡、時而深時而淺，變化出好多好多不同層次的黃！這場色彩之舞，看得金火心中好不雀躍，漸漸地，開始醉心於水彩的繽紛世界。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12 中華民國成立。明治天皇崩。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

難忘的童年往事

●一九〇八年四月十日未時，婦人陳順產下一名男嬰，心喜的男嬰父親郭忠貴注視著包巾裡紅通通的小生命，期許吾兒今後當能擁有真金不怕火煉的傲骨精神，因此決定將男嬰命名為金火。雖然金火自出生起，沒有錦衣玉食的榮享，但是全家在父親的辛勤工作中，倒也過得平實而安穩。

●無奈的是，金火三歲時，父親得了傳染病，試了各種藥物偏方也不見效，拖沒多久便撒手離世了，享年二十二歲。突如其來的失怙之痛，著實令郭家陷入一陣驚慌，所幸母親二話不說、帶著三個小孩，長女郭錫、長子金火與幼女郭月，堅毅地扛起一家生計，除了憑著手藝，編織兒童毛線帽，貼補家用之外，也曾到大稻埕的茶行從事揀茶工作。

●提及這段往事，郭雪湖回憶起自己稍大懂事後，曾頭頂著母親所織的小毛

帽，幫忙母親將織好的毛線帽搬送到鄰近的雜貨店販賣，有時也會穿梭在大稻埕的亭仔腳（騎樓），蹲坐在大竹盤旁，學大人樣拈指揀茶。或許是由於維持生計的現實問題緊迫眉睫，容不得有絲毫說怨道苦的閒暇吧，金火的童年生活並未因喪父而留下過多的傷感，依然得以享有與其他孩童一般的童真。而母親勤快工作的背影，不僅深深烙印在金火的腦海中，其積極面對困境的堅毅處世態度，對於金火的人格生成更是產生重要啟發。

●十歲之前，金火住在座落於台北大稻埕蕃仔溝的祖母家，此處由於面臨基隆河與淡水河的交會點，日治時期改稱其為河合町（位於現在的延平北路五段一帶）。由河合町街口遠眺，向北可以看到優雅躺臥的觀音山，側頭向西可以看到圓渾隆起的大屯山和七星山，而市街的背面則是一大片田園，種稻還種花，特別是到了日落時分，花農們結群採收

黃光花、繡瑛花，載著成捆成束的撲鼻花香，一路前往太平町的茶行去「嗆花」（烘培花瓣）、製成花茶。

●至於鄰近市街的大龍峒保安宮則以大屯山為襯，伸出又紅又綠的陡峭飛簷，誇耀地在藍天畫弧。而行走於汕頭、廈門與淡水港之間的戎克船，撐起帷帆、拉起帆線，成群向前劃破天際，眩目的五彩船身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神采飛揚地訴說冒險航程。偶然間，由岸邊燒灰用的大火爐冒出的煙縷，隨著微風現身在河口間，繼而輕緩消失。這一切景物，與金火的幼年四季相伴、悉數盡收其眼底，真可謂是：好一幅多彩入畫的絕色風景！

●金火十歲時與母親、姊姊搬出蕃仔溝的祖母家，遷往台北大稻埕五崁仔，並且進入日新公學校就讀。離開長期照顧自己的祖母，著實令金火感到難捨。金火的祖父郭水池早在金火出生前便已離世，僅知祖父曾在大稻埕的南街經營布



特別疼愛金火的老祖母，是個個頭高大、古道熱腸的「女傑」。

●至於個頭高大、台語人稱「快官」的祖母則是個帶有俠氣、古道熱腸的「女傑」，鄰近友人若有困難之事，她不僅立即出手相助，有時吆喝一聲，還能快速動員其他人趕來幫忙，而往往街坊有所紛爭時，也都會找她評理決斷。或許是憐惜排行第四的末子郭忠貴的早逝吧，她對於其遺子金火可說是特別的愛護有加。

1919 五四運動。

首任文官田健治郎任台灣總督。

●有一回颱風來襲，大水直灌屋內，祖母攙著金火爬到屋頂隔間躲避，沒想到水勢越逼越近，眼看著兩人就要泡到水裡了，緊急之際幸好有人划著小舟經過，經其用力頂起屋頂，祖孫兩人才倉慌登上小舟，躲過一劫。又有一回，家中的爐灶被颱風刮倒，修復之前暫且用竹子撐住，勉強使用；未料金火不曉得是著了什麼魔，那隻手就是忍不住，偏偏伸去撥弄竹子，這下可好了，爐灶應聲而倒，灶上煮粥的鍋子順勢翻落，淋得金火腿上一大片熱粥，驚嚇的祖母趕忙一手抱起金火，立刻遵照偏方，在金火腿上塗抹醬油膏，未了還請廟裡的道士到家中咿咿嗚嗚作法一番，這場災難才告落幕。每每提及蕃仔溝時期由於母親的出外工作，多受祖母的照料經過時，即使今日已年屆九十三歲的郭雪湖總不忘得意的表示自己幼時可是個標準受寵的「阿媽仔子」！

●搬到五崁仔、也就是永樂町二之八十

六號後，鄰近商賈中心的南街（現在的迪化街），其周遭的特殊人文風情自是令金火打開另一番眼界。記憶中最深刻的街景，莫過於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日霞海城隍廟大拜拜的盛況。另外，位於南街兩旁、由紅磚砌造而成的洋式時髦店家，其採列柱樣式的窗牆、弧形拱門的門面以及裝飾在門窗邊的獅、虎、異卉珍果的浮雕，或是變化多樣的宣傳看板，總是令金火目不暇給；有時經過各家店面時，從那縱深陰涼的店舖裡所散發出來的不同氣味，往往讓金火回想起三伯郭忠全帶著他登上戎克船見識見識時，聞到了混合海蜇皮味、米味、糖味等等自船艙底所傳出來的各式味道的體驗。

●不論是蕃仔溝時期或是五崁仔時期，金火在眾多玩伴中，無疑的是個能夠凝聚人心、具有領導能力的孩子王。結群外出時，為了方便呼朋引伴、並且順利避開父母的眼目，玩伴之間往往互相另

取代號，作為集合的暗語。不知什麼緣故，金火的代號是「仁丹目屎藥」（仁丹眼藥）。沒課在家時，金火一心一意等待從巷口傳來的陣陣：「仁丹～目屎藥。仁丹～目屎藥。」可惜的是，當金火聽到暗語，正準備跨出家門時，背後傳來母親低沈的一聲：「等咧。」（「等一下。」）金火的心一涼，只好低著頭乖乖上樓去唸書。

●而至今令他仍不解的是，為何在那之後不管如何改變暗號名稱，母親總是有辦法看穿他的把戲，往往一聲：「等咧。」便硬生生喚住他那懸掛在門檻半空中的腳步。有一回，金火一疏忽，玩到天黑才進門，擔心不已的母親看到他，氣得忍不住說：「家裡準備拜天公的闍雞早上五、六點自己下樓來食米，到了黃昏五、六點就懂得進門，自己爬樓梯上樓回巢休息。你、你怎麼就不如！」

醉心於水彩的繽紛世界

●雖然金火曾為了玩耍晚歸惹母親生氣，但是深切體會母親用心的他，卻不曾荒廢課業。公學校時期，每學期的排名一定在十名以內，有幾回還名列前茅。面對聰穎而且個性沈穩的金火，老師特別喜歡在「說話課」臨時指名他上台演講。郭雪湖回憶當時老師曾出題：「作學生的條件」或是隨手拿起一個茶杯，就要他發表即興演講。而他也能立刻發揮想像力，當場侃侃而談，有條不紊地進行論述，博得在場師生的喝采。

●不過和一般孩童一樣，金火有時對於上課內容也會提不起勁，這時他便會架起課本，縮著頭、躲在課本後面，盡情地在作業本上塗鴉。自己到底從何時開始便愛上畫畫？關於這一點郭雪湖並無特別的記憶，甚至在學期間也未曾向師長明白提出自己未來的志向便是當個畫家。但是到了三年級遇上級任老師陳英

1920 連雅堂的《台灣通史》出版。

1921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聲，金火的潛在畫才終於受到重視、並進而接受基礎性繪畫指導。

●公學校三年級時，金火第一次在圖畫課上看到陳英聲所示範的水彩畫法。當時跟著班上一群同學，圍站在老師身邊，金火看著老師拿起畫筆，沾沾水、沾沾黃色顏料，接著在畫紙上刷了一長筆：剎那間一道鮮明的黃現身在畫面上，而且隨著水氣的流動與暈染，那道

黃竟有了生命，時而濃時而淡、時而深時而淺，變化出好多好多不同層次的黃！這場色彩之舞，看得金火心中好不雀躍，當下他便不再滿足以往一、二年級使用彩色鉛筆作畫時所能達到的色彩表現，轉而醉心水彩的繽紛世界。

●而令金火感到更新鮮的是，陳英聲會帶著班上同學出外寫生。一群人扛著畫板、揹著畫具，沿途尋找恰當的寫生

點，大夥兒不僅有說有笑、氣氛快樂，有時陳英聲還自掏腰包，讓學生到鐵道旅館購買「全台北最好吃的土司」，供大家解饑，一趟戶外寫生簡直像極了遠足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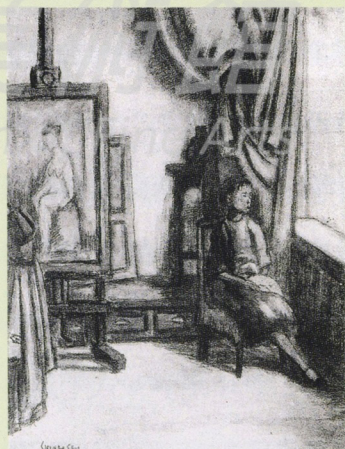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即使面對一貫常見的戶外景物，怎知經過鉛筆寫生和水彩上色之後，原本的景物就像換了個風貌似的，不僅令人格外感到新鮮，並常常會因此而發現以往不曾注意過的景色秀麗之處。當時常去的寫生地點以士林一帶較多，亦包括有動物園。而金火最愛挑園中的孔雀寫生，因為每逢孔雀一開屏，其亮麗多彩的羽翼用水彩來畫才是過癮！「後苑雞立」這幅以紅、黃、紫色為基調，描繪出站立於花棚下的大公雞，便是金火在陳英聲引領的寫生創作之下，所完成的畫作之一。

陳英聲

陳英聲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曾跟隨該校的圖畫教師石川欽一郎學習水彩，並於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分別加入洋畫畫會「七星畫壇」、「赤島社」，與倪蔣懷、陳澄波、陳植棋、藍蔭鼎、陳清汾、廖繼春、郭柏川、楊三郎等人共同推動台灣近代美術的發展。對於陳英聲的畫風表現，石川欽一郎曾於評論第一屆「赤島社」同人展的文章中，表達了對於陳英聲作品的嘉許以及期待。而一九二七年「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創辦後，陳英聲也曾以「街道後面」、「畫室」分別入選第三、第四屆台展西洋畫部。



陳英聲 街道後面 第三屆台展西洋畫部入選



陳英聲 畫室 第四屆台展西洋畫部入選



郭雪湖 後苑雞立
1920 紙·彩墨
98×44公分
(畫家自藏)

1923 台灣民報創刊。

日本關東大地震。

台北師範第二次學潮，陳植棋等被退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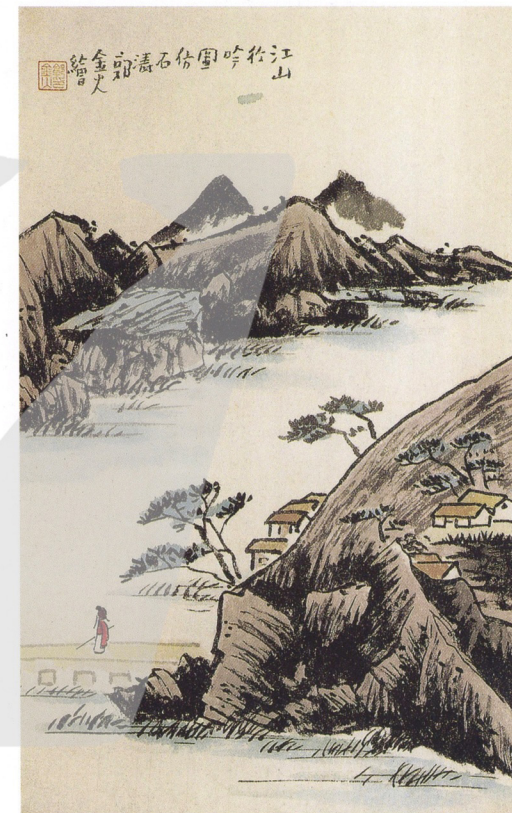
●陳英聲擔任金火的級任老師雖然只有一年，但是在這期間多疼愛金火，經常指名要金火幫忙跑腿辦事、有時連拿取中午的飯盒這一類私人小事，也要金火去辦。令陳英聲疼愛金火的原因，應當不乏他自金火的畫作中，清楚看到金火敏銳的觀察力與大膽用色的特質吧。

●而為了誘發金火這項繪畫潛力，除了戶外寫生之外，陳英聲也會帶著他去看畫展，甚至允許金火翻閱家中收藏的中國、日本畫冊，每當金火看到心儀的作品，表示希望能借閱臨摹時，他也都慨然答應。一九二二年仿橋本關雪的「澗聲幽居圖」、仿川合玉堂的「深山逸士圖」，一九二三年仿石濤的「江山行吟」等等，都是此時期的臨摹之作。

郭雪湖 澗聲幽居 1922 紙·彩墨
135×51公分（畫家自藏）



郭雪湖 深山逸士 1922 紙·彩墨
138×54公分（畫家自藏）



郭雪湖 江山行吟 1923 紙·彩墨 56×35公分
（畫家自藏）

●金火接受陳英聲的繪畫薰陶，延續至一九二四年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之前。雖說每週一、兩次的會面，陳英聲未必總是開宗明義、大談繪畫之道，但是在和金火的接觸過程中，由第一次的水彩用色開眼、到重視寫生的作畫態度培養、以及廣閱畫冊參照各家技法的學習方式，無疑的已在郭雪湖的基礎作畫上給予莫大啟發，為他開啓繪畫之門，這也難怪日後郭雪湖要多推崇陳英聲，認為他是影響自己畫業的第一位老師。



日新公學校時期的郭雪湖（第三排左四）。



●一九二二年四月金火接受測試、進入太平公學校高等科，就讀二年之後，於一九二四年三月自該校畢業，並接受級任老師平丘廣吉的建議，投考台北州立工業學校土木科。經歷一場激烈的考試競爭，金火榮登榜單，無不令母親和公學校的師長歡喜萬分，畢竟當時平丘老師的建議乃在於觀察到金火平日喜愛畫畫，因此考上需要製圖的土木科，莫不令眾人認為金火這下子可是興趣與專攻結合了，因而衷心期待他日金火的一番大作爲。怎知金火只念完上學期便決定休學不再念。這下子可急壞了公學校的師長，就連平丘老師也一再擔心金火不上學，是不是會變壞。

●其實說穿了當時不得不休學的理由，有一大半乃是來自當初平丘老師分辨不清土木工程設計，與純繪畫創作之間的差異性，以致誤導了金火的升學選擇，使得金火入學之初原本滿懷希望，認為學校的課程將可提供他與陳英聲的學習



十五歲時的郭雪湖（左）。

過程一般，得以盡情徜徉於畫筆的色彩之間，未料整日的課業竟是拿尺拿圓規，用黑或藍的單色筆在白紙上不停作記號、畫些橫豎直線。百般懊惱現實與期待之間落差過大的金火，不停聽到發自心中的聲音：「我要的不是這個。我要的不是這個。」因此多番思索之後，毅然選擇休學一途。

1925 五卅慘案。

入雪溪畫館習畫

●不再去學校的這段期間，金火倒也不會閒著，依然經常出外寫生、或是在家臨畫稿，獨自進修。令人興奮的是有一回經過永樂市場附近時，看見一間標有「雪溪畫館」的店面，店內竟有年輕人正在學畫，金火心一喜：「哦、原來在這裡也可學畫的！」沒想到隔了一陣子，自外返家的金火發現先前用全開畫紙臨摹中村不折的「仙桃圖」，被人自牆上取下，不見蹤影。問了一下姊姊，姊姊才說：「別急、是被母親拿去讓永樂市場附近的雪溪先生瞧瞧罷了。」

●金火一聽當下赤紅了臉，心想：就是那個「雪溪畫館」的蔡雪溪先生！這下子真是班門弄斧，要出大糗了。未料此時母親喜孜孜走進大門，看到金火便說：「老師說你畫得不錯，特別是用色。還說要收你爲徒。」此話果真不假，當年的舊曆十二月十六日、也就是新曆一九二五年年初，母親帶著金火來到「雪溪畫館」，奉上學習費四十圓，

並向蔡雪溪行拜師之禮，接受其口頭訓誡一番之後，正式成爲門下學徒。

●入門後的金火，每天一大早便來到畫館，剛開始時先是臨摹蔡雪溪提供的《芥子園畫譜》，從基礎的筆法與構圖練起。約莫過了一個月，蔡雪溪把金火喚來，再次看看他臨摹的畫稿，便說：「從今以後你就用號『雪湖』這兩個字吧。」金火、不、雪湖一聽心裡好不高興，因爲能獲得老師名字中的「雪」字封號，便表示自己已獲得肯定、是個正宗的雪溪派了。據說多年後，有一位算命仙告訴郭雪湖此名號不妥，因爲凍了雪的湖便不能流動，暗示著無活路的徵兆；但是郭雪湖聽了之後，笑笑作罷，他才捨不得畫業上的第二位老師替自己所取的名號呢。

●金火改稱雪湖之後，蔡雪溪逐漸讓他嘗試獨力完成觀音、媽祖、關帝爺等等一類的畫作，沒想到郭雪湖聰穎過人，畫沒幾次便得心應手，一尊尊神像根本

■ 蔡雪溪

蔡雪溪本名寬榮，祖籍福建，一九二〇年前後由艋舺（萬華）遷居至大稻埕，於永樂市場西南角出口的鴨仔寮（現今的永樂市場對面）開設「雪溪畫館」。並享有「北部蔡雪溪、南部呂璧松」的讚譽。



蔡雪溪 奉弄玉 1964

紙本·彩墨 126×33.1公分
(圖片提供/蔡淑貞·林阿楠)

不像是出自新人之手。而一面看著自己的畫一幅幅被訂購，一面沾著褚紅、青綠、湛藍各式鮮艷顏色、甚至是亮晶晶的金泥作畫，莫不令郭雪湖一掃先前就讀土木科時的陰霾，全然沈醉於歡心作畫的氣氛當中。

●除了製畫以外，由於「雪溪畫館」也接受作品裱背的委託，因此這門功夫郭雪湖也得從頭學起。困難的是，就像在畫館作畫一樣，雖然尊稱蔡雪溪是老師，但是在學習過程中，人家可不是跟前跟後，從一到十有系統地教導一切，通常是口頭簡單交待一番，大略示範一下便結束了。因此即使作學徒的有聽沒有懂，只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自己狠下工夫鑽研，才摸索出個心得來。如此的辛苦學習對於一貫喜歡拆招解惑的郭雪湖而言，一點也不艱難，反倒激起他更強烈的研究慾望。

一生知己

●有關這類裱背或是作畫的學習心得，若是平日能有個知己好友互相切磋，必能更加增長見聞。幸運的是進入「雪溪畫館」沒多久，一天來了個和自己年紀相仿的少年，手中還抱個小男娃，站在蔡雪溪身後，衝著自己笑。經過旁人介紹，才知道他是比自己早兩年進入畫館的師兄，本名任瑞堯、用號「雪涯」。怎料郭雪湖客套地和他寒暄一番，他卻像沒聽懂似的，而且回答的台語腔調也怪怪的。待仔細交談後，才知道任雪涯的耳朵有點聾、聽不見細聲細語，而且他還是個隨父親就業來台的「唐山仔」（廣東人）。
●郭雪湖看著任雪涯露出大白牙的開朗笑容，總覺得有點熟悉，好像在哪兒見過。這時任雪涯才說出兩人原來早在幾年前便會過面了，當時郭雪湖領著一伙玩伴在五崁仔的巷道大玩拔河、踢毬子，而也住在附近的任雪涯因為和大夥

兒不熟，沒能加入，總站在一旁觀看，跟著發笑；他那張笑開嘴的開心模樣和當初沒差多少，難怪郭雪湖會覺得眼熟。

●一談及這段昔日因緣，兩人之間的距離立刻拉近不少。過沒幾天，任雪涯跑來問郭雪湖要不要一同去寫生，哪有不愛的道理，郭雪湖立即將手上的畫筆一擱、拿起寫生道具，兩人快步朝向芝山巖一帶。沿途交談時，雖然往往因為音量過大，惹得路人側目，但是郭雪湖卻發現任雪涯懂得好多他不曾知道的畫論，當下大感佩服，心想這個朋友是交定了。

●經過這次的寫生，郭雪湖與任雪涯的交遊越加頻繁，其共遊足跡還延伸至植物園內的府立圖書館。在那裡郭雪湖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館中收藏的數千冊中國、日本精裝畫冊就像挖不完的寶藏窟。而往往仔細翻閱、用心體會圖中作品的精妙之處時，一個下午便不知不覺



任雪涯（左）與郭雪湖（右）於植物園內合影。（約攝於1920年代中期）

消逝了。當時吸引郭雪湖注意的對象，除了有中國宋元明清的名畫之外，亦包括有日本近代的知名畫家：例如橋本雅邦、橫山大觀、竹內栖鳳、橋本關雪等人的作品，特別是橋本關雪的寫實性南畫。

● 黃昏夕照，自圖書館走出的郭雪湖和任雪涯，儘管外表上顯得有些累，但是二人心中就像灌足了氣的汽球一般，恨不得將吸收自館藏書籍的心得一股腦兒全部傾吐出來，因此在回程上二人儘是

漲紅了臉興奮地說出各自的收穫，急著和對方交換意見。如此的學習經驗分享最令郭雪湖獲益不淺的是，由於任雪涯的漢文基礎好，加上他又特別關注中國的畫論，因此常常向郭雪湖解說自《百川學海》、《說孚》、《圖書集成》等等所讀到的畫論，甚至引述畫論進行作品分析。這不僅為郭雪湖的繪畫觀奠下重要基礎，同時對於郭雪湖作畫時的意念構思也提供不少方向。根據任雪涯的回憶，當時郭雪湖對於唐代張彥遠的《歷

代名畫記》特別感到興趣，並且經過二人的討論，認為畫論中提及走「巧密」路線的唐代畫家王宰的畫作不僅是「妙品」，更具有發展的前瞻性。

● 隨著製畫與裱背技巧的日趨熟練以及透過自修所得到的收穫越多，郭雪湖對於自己在「雪溪畫館」的學習逐漸感到有限。在一股強烈的求知慾望驅動之下，郭雪湖向蔡雪溪表明離開畫館的意願，就這樣在一九二五年年中，郭雪湖結束了他在「雪溪畫館」做了四個月的學徒生涯。之後，他將家裡整理一下、空出個空間，作為接受客戶訂約的製畫裱背工作坊。

● 雖然店面未必體面，但是由好友任雪涯擷取裱背此二字所含的修補之意，為工作坊取了個雅名：「補石廬」。而憑著郭雪湖一手好手藝，客源不斷，家中生計因此改善不少。雖說自己獨立作頭家（老板），但是仍與蔡雪溪保持良好關係，有空時郭雪湖還是會前往「雪溪



橋本雅邦 白雲紅樹 1890（東京藝術大學藏）
「白雲紅樹」是橋本雅邦任東京美術學校教授不久之畫作，在傳統狩野派山水畫中容納了西洋畫的寫實與空間表現，是近代「日本畫」的代表例。

畫館」拜訪老師的。就在一九二七年年初左右吧，郭雪湖又來到「雪溪畫館」，不經意聽到蔡雪溪聊及近日受到日本殖民政府文教局的邀請，出席台展相關集會的種種。時年未滿十九歲的郭雪湖，恐怕這時還沒想到老師口中的台展，竟將是今後帶領他步上台灣畫壇的一大舞台吧！